

陳氏通鑑續編

八

神宗

二	八	二	漢書門
四	九	一	類
冊	函	號	

三	二	漢
四	一	書
函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
冊數	21 (8)
函號	別 51 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續編卷第八

淺草文庫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遼咸雍四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帝

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趙鼎罷鼎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惡在官如不能言

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以唐介叅知政事先是宰相

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

二月詔遣康殿封衍聖公。三月夏國主諒祚子秉

常立秉常年七歲矣諡諒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遣使

夏國王諒祚之世嘗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往往以

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正旦冬

至朝賀儀仁宗夏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石

安

九經賜之

受命歷七月始至京師及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
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
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
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貴難
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心輔朕庶同濟
此道一日講帝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
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
有為為二子誠不世出之入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
必有皇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
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
常患無入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
皇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
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
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
皇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錄六月詔錄唐魏徵秋仁傑後
以終身乎詔安石越次入對

○河決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使與知院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帝以升之三
至宥省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升之即旭也以避帝嫌名
改京師地震○八月復行崇天歷○京師地震○九月初
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
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
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
絕明年復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
世封公以作英德殿于景靈宮奉安英宗
神御也冬十一月有事
于南郊赦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
節用當自費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
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
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
會其斂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
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始以不允香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衣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京師地震。十二月邵亢罷。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詔種諤隨州安置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郭達

為鄜延宣撫使詔夏人以塞門安遠峒來易綏州種諤既受鬼名

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使侍其臻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

西宜撫機宜文字趙高上疏以為不可乃貶諤四秋隨州安置而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西事徙郭達宣撫鄜延高

又為達移書執政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何以處之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

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朝廷不從賜夏主秉常詔許納塞門安遠二峒歸其綏州故壤無

雪。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詔遂行過西蕃

俞龍珂帥其眾內附建昌軍司理王韶詔關投圍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

復河湟河湟復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以此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

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羗西築武勝遣兵時持聖河則隴蜀諸郡必盡為擾木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喻子

孫唯董擅粗能自立寤在欺也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地豈能與西人抗哉武成之南至于洮河

鄯皆故漢郡諸寇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蕪撫種者在焉幸今諸寇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蕪撫

之時也諸種既服角氏其敢不歸唯此正可并合而蕪撫吾股掌中矣且角氏子孫皆在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諭

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探州之慕恩耳於

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為奇請文字部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

收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部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通鑑綱目卷八

二

通鑑綱目

張諭以成朕遂留者思且為種皆遣其妻
二年 遼咸雍五年 夏惠 春二月以富弼為司空待中平

章事 初自汝州入觀詔許其至殿門帝御內東門

人得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視可則治道

當則功罪皆得其宜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不聽弼未久

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弼侍中左僕

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正殿弼曰陛下欲

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

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

之機不可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言之及人對又言

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察外事故為檢得志

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

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觀者若朝廷守靜則

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 以王安石為知政事 帝欲用安

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王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

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

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公亮曰安石果大

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判少府監孫固曰安

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屬納之職可矣

宰相自有度安石猶缺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

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

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

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以為

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

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

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

訓導錢紳

為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

均濟貧乏之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
 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
 欲理財則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
 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
 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
 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
 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
 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至是立制置三司條
 例司掌經畫辨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
 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
 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
 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
 而已及立條例司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
 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
 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一有奏請朝
 臣以為為不便者則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一專任安石

以威脅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
 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
 號為新法而天下騷然矣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實三司
 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
 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夏人寇秦州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者不可勝計夏四月大旱詔群臣言闕失○唐介卒介簡仇

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解帝以薛向為江淮發
 運使向制置解鹽多變范祥之法淮南轉運使薛向為

法詔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初帝即位問

三司使韓絳絳請盡地力因言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
 衙前役者其父告子曰吾當求死使汝免於凍餒因自經
 苑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城
 其戶等者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同

知讓院吳充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
 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
 年上戶寢少中下戶寢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為工
 商不得已而為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會帝閱
 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
 還者帝重傷之乃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
 泉顧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論諸
 路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泉以助役計戶產
 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
 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
 其等其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者皆減半輸用其錢募三
 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輕重制祿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
 隙集眾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為之升降若故為
 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為抵弓
 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具揭
 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
 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
 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

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
 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懸懸用雇直多水隨均取在直
 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之虞謂之免役
 錢剽錢於是先令開封府界試用其法而遣劉彞謝卿材
 叔雷程顯盧秉王汝翼曾仇王廣濂八人行諸路相度
 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
 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誘之患今乃舍此不用而用浮
 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
 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葬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
 才自皆復其身胥史賤吏以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
 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此乎戶而將役之耶不聽
 月罷信徽北院使王拱辰石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安
 應天府 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滕甫帝召問治亂之道

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汙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

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

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棘刺皆罔之甫隨事解否不少

熈隱王安石方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出之鄂州

尋徙知定州至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

耳既為郡乃親見之願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薛

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通費錢十萬罷知諫院錢公輔

公輔言滕甫不置去薛向變法以韓維為翰林學士維言

當黜佛王安石意出知江寧府以韓維為翰林學士維言

事各有職惟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為失體天下六月罷

大事不可猝為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帝嘉納之

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為得

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

宜會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帝弟鼓王顯宜遷居外邸皇

太后大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王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

光吏帝不從誨劾安石曰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附下

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收作立異同上

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

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

若深非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安石亦加管教願寧於隱

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

跡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

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

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

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

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

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

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

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

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以呂公著為御史中丞**王

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第知開封府公著為中丞以福之
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於帝曰惟入君去偏聽獨
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
不為邪說所亂矣帝曰善
罷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鄭獬
獬不肯行新法王安石
石惡而出之杭州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行均輸

法以薛向領其事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
遷其說始於桑弘羊至是條制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須
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
常數豐年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儉物貴難於供
意而不致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而有半價之鬻徒使
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全江浙荆淮
發運使實摠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軍事軍
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
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
因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
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

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費去重斂寬農民庶
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
行于六路場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
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重其事乃請設置官
屬從之薛向言均輸法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
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罷而不收以爲難不明言其費既
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實事利者未之辭也夫
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
取百多方相變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
置吏簿書糜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此不行是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
廷不知慮此乃指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
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八月貶
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侍御史劉琦御史錢若水權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

是安石述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
述罪述遂率劉琦錢若水等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

月中外人情器然有動以專肆習騰輕易無忌憚
之心故也陛下任其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
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
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己切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
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為議自
看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陛下不為認
自今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減罪二等遂寔下大
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舉世子孫守而勿失乃為
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
者欲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而用之
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計
快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矣自任則入甚焉為計專權之
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元元之
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治
結援以自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
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號上安石奏先舉琦顛遂與
監州鹽酒務顯監衢州監稅公亮疑大重安石曰將
奇以論政場備不實亦貶監當官帝從之曰馬亮上疏

曰夫食鷹鷂者求其鷲也鷲而烹之將安用哉今顛等
謫惡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

貶殿中侍御史孫昌齡通判蘄州
論新法忤王安石也
罷判國子監

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
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備

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
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
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
石變社宗法度括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朝不見
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
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
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遺曰其言皆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
之加同脩起居注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遯小臣咨訪
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
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
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

有在...
徐

過以憂邦致主虞身二者皆大節與先臣淳厚臣在諫省
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梅向行均
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
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培克生靈歎怨基
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
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
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顛等一
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
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不
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儉安所乘宜
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改判
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
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純仁
每上章疏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
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
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
沮格以事左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襄行顯何南人舉進士
遷知和州

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社遠近為伍保使之
役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
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
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
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
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
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
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平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
史不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
言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
弗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貶判刑部劉述知江州
欲置之獄司馬光范純仁革之乃議貶通判帝不許以述
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貶通判復州審刑院詳議官王師
元坐言許遵所議刑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
名不當貶監安州稅蘇轍轍與呂惠
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
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

升一止之乃以為河南府推官焉九月立常平給歛法初陝西轉運使李

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

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繼而河北轉運

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奏乞度僧道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

西運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歛朝廷從之民甚便焉於是條

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

以上歛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

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

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

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

本色或納時價貴願輸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

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

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歲

積滯必待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

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

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

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歛補助之意也

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各州選通判幕職官一

真典幹轉移出內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

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

常平倉轉移法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

通鑑綱目卷八

訓導錢紳

乞留水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
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
之議於是**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常平新法
失意行焉

宜付司農司選官主判兼領農田差役水利詔以秘書省
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判司農集
賢校理胡宗愈同判之二人為政法益密矣司馬光諫曰
惠卿險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安
石賢而復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
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
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
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
光又貽書安石曰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冬十月富**
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
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弼者弼薦文彥博帝
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
孝敬好善嫉惡常言君子與小人必處其勢必下勝君子

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戈
萬難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
不可**以陳升之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
得也

輕易今二相皆隨人參政楚人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
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
又執**郭達城**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納安遠

撫郭達上言曰此止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
可與緩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令以仁砦來歸當還綏州
夏王得詔遣其臣問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郭達命機宜趙

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壙壩
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
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高以**以鬼名山為**

使賜姓名曰趙懷順。十一月詔韓絳制置三司

訓導錢紳

臣陳升之既相詔以絳代其任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
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何用陛下宜省察安石
為助頒農田水利法頒農田水利約束於諸路
置交子務

子潞州以河東運鐵錢公私勞費故也已而轉運司罷開
言其法行則益繁不售有害入中糧草罷之罷開

封府判官趙瞻帝問瞻曰青苗法便乎瞻對曰唐行之於
耶王安石怒出為

陝西轉運副使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
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及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
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餘萬貫石乃詔諸路各置提舉二

負以朝官為之管當一真京官為之掌常平廣惠倉兼管
勾農田水利差役事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

迎合王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
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

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
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嗷呼感德諫

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措克與朝廷旨意以困百
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

力主新法而遭劾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十二月知青
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不行

州鄭獬乞罷從之解上言青苗之害不悉無罪下龍圖閣
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貶為忠正堂節度副使初無擇與王

詔安石嘗辭一家所饋潤筆物其人固不受安石取實諸
院深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

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
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

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建赴秀州獄遂誣伏坐謫
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

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遠和耶律乙
言諸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借之

辛太師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志直者輒斥竄至是加
六九五

六九五

六九五

太師詔四方有軍王韶乞治秦州間田許之貶秦鳳經略

使李師中知舒州師中在秦持重總大體王韶築渭源上

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

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

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

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占乃極邊弓

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熙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

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爲制師中職知舒州而以實

舜卿知秦州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

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項既而地主有訟又歸之矣

奏其欺安石又爲譴舜卿而以韓維知秦州維遂附

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初師中往別縣郎亦報包

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向能爲

縣子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以

先世貴其先識

三年遼咸雍六年春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乞罷許之方平以

變更法制力請外任出知陳州陞二月陝西安撫使韓琦

乞罷常平新法王安石遂稱疾不朝詔諭之乃復視事陝

路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隸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

使兼弁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

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受許增借

坊郭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給且鄉戶上等

坊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多指之錢六千

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

條約雖禁抑勒然須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

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

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

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利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者戶

長同保均陪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

訓導錢紳

一四

通鑑綱目卷之

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乞罷提舉官
 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
 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
 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
 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
 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
 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
 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
 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
 欲即奉詔起琦琦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由是
 連日不決安石因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
 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為異辭謝之且命呂
 惠卿論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
 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
 天下流俗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此
 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
 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翰林學士兼三司使曾布條
 析其不然刊石頌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

禮必惑上聽皆不報特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
 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
 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
 使藍元震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錢事適命二人二
 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許
 之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光援朋友責善之義貽書
 反覆開陳其不然至于再三安石不樂會帝御迹英閣
 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
 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
 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
 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
 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
 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
 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對曰
 布為象魏布舊法也諸使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
 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
 也且始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

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
 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兵司條例司何也
 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制置兵司條例司何也
 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
 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
 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
 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太宗平河東立耀法
 時來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
 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
 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
 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平時又令諸軍餘糧願
 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名曰坐倉帝以問光
 光對曰倉有儲粟庫無見錢非利也惠卿曰得米百萬斛
 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
 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他
 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
 所患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

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
 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剛上之名內懷附
 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實之左
 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本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
 異論之大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
 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
 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
 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
 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
 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
 授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
 者騷動州縣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
 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于人
 今出錢貸民而飲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切一
 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
 四方富者不能去其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秋計展轉
 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久而百姓無復存者矣又
 盡散常平本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

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酒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勅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赴光不由門下鎮女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授河州刺史暗欺丁木征金光祿大夫乞解其職不許授河州刺史暗欺丁木征金光祿大夫

○陝西四路安撫使韓琦請罷許之上琦以青苗不見曉

大名府路王安石三月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帝篤

學深閱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

安石言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學校必復古其明經諸

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乃下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與能抑繇貢舉而四方經藝者專于誦

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盤矣今下郡國拓狹雋賢其教齊之方課試之格令兩

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月三館雜議以問會親試舉人

遂專以策罷詩賦論三題筆定限以千字於是賜第者入

百二十九人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

位革而新之遂擢第一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

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亦舊制進士入此謝立刑法科

恩銀百兩至是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賢知書官院孫覺

立試刑法及詳刑官試律令刑統大義

斷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

知書官院孫覺

理嘗與語乃知人之難覺曰知人之要在其知言人主用

臣之道任賢而己陛下欲此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不而無實行臣恐日漫月長彗在滿進充滿

院時呂惠卿

不悟臣竊以

六十五
憂者曰朕亦無之昔苗法行有議者謂官泉府民之貨
者主輸息二十而五國率之則用兵焉覺奏儲其妾曰
成周除管仲之息而民之緩急可也故以國服為之
息然國服之息者不明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
任地添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木牛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
耕助斂顧未作而紅之可乎國事取兵蓋謂泉府所領若
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子丹并賒貸之法而舉之
僕專取兵於泉府則家室九賦皆用耶聖世宜講求先
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語以圖治今若臣疎外而不見聽
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政而不行謀官請罪而未去
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道在乘衆情之恟恟動搖朝廷鈞
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亦如石覽之怨覺適以事諸書安
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安石遂覺意會書公亮
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恐虛實
覺言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以有體量望賜寢罷遂坐奉
詔反覆數夏四月貶御史中丞丞呂公著知穎州監察御史
知廣德軍

王子韶等皆罷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

之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曰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
為非而主議一切詆為流俗淳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
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
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
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
惡與知穎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章制明著罪狀敏求不
從但言數陳失實安石怒白于帝命陳升之趙抃罷自新
改其語行之由是御史王子韶等皆罷去
抃數言其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抃請俟安石
出安石出而抃初議益堅抃始大為上疏言制置條例司
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用詆天下公論
以為流俗國民順非文過道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
聽而去司馬光除相密不肯言事有輕重體有小大財
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言者使於體為小而禁
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
訓導錢紳

脩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標表已不及也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

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

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嘗因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

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

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

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蔽正者乎正使僥倖有小

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青苗

等法行顥與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等上疏極諫不聽遂

乞去言職安石素與顥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

怒之但出為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固辭乃改授簽書鎮

寧軍節度使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青苗法立常請勿收息

度判官貝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

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

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

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

實不出本勸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

常以非諫官體遂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知公安縣戩上

落職通判滑州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抃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

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抃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

右徇從李定以邪誦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

文蔽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請中書參之安石舉

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

不少矣趙抃從傍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

戩以言不聽稱病待罪遂貶知公安尋徙蓋司竹監至舉

家不食筍戩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

載之弟也

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胡宗愈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

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

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王

安石且曰定但知撥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

謂曰君且得見盍謂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

謂曰君且得見盍謂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

謂曰君且得見盍謂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

謂曰君且得見盍謂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

謂曰君且得見盍謂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

謂曰君且得見盍謂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

甚便之於是諸君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同知諫院朝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負外郎今定以幕職得之不可會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等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察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敏求以右諫議大夫奉朝請頌歸工部郎中班大臨出知汝州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胡以謝景溫宗愈後力爭之安石怒併出宗愈通判真州以謝景溫為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王安石之姻家也安石知金州張仲宣有罪詔免刑流海外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黜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黜五月詔罷制置三司條例以其事還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

初陳介之傳會王安石

以固其位安石亦患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帝意未決會判大名府韓琦上言條例司雖大臣所領然止是定奪之所今不開中書而徑自行下則是中書之外又一中書也由是制置三司條例遂罷以其事歸中書而常平新法則付司農寺命呂惠卿同判之兼領農田水利差役帝恐傷安石之意以手札開諭安石自是與升之不協因稱疾久不起帝敦諭數回安石乃出世亦以是薄升之為人遼主賢良科時遼放進士至百四十人復設稱曰筌相一遼主賢良科賢良科今進是科者先以所業言進六月以安石為崇政殿說書罷監察御史陳薦陳薦

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
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
生母服定自辨言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
侍養辭官曾公亮謂定當行追服王安石力主之罷薦御
史而改定為**秋七月呂公弼罷**其宜務安靜安石不悅公
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以
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云

馮京為樞密副使罷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徙李

定檢正中書吏房議之地併論王安石之罪章六七上安

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八月夏人寇環**

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開訛堡知慶州

李信種諒劉南等禦之信等六敗而還復差懼欲自解

而邊釁大啓矣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

下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

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

便且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判司農司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以劉庠知

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而不可或以為

耶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

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九**

月曾公亮罷公亮方厚莊重沈深問密謹繩墨蹈規矩明

石以問之及與安石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為子孫計凡

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其子孝寬參

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

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
密副使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策

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
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

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
帝觀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

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推官孔文仲對策凡九
干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為

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
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

曰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
為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嘆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

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耶言太激而取怨耶
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司馬光范鎮見陶曰自安石用事

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作東西府居執政也翰林學士司馬
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

光乞罷許之殿學士知永興軍貶知山陰縣陳舜俞監

南康軍鹽酒稅且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上一倍

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藎緩鋤金錡之屬得雜取
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

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效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
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貴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

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
今乃官自出舉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

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著者
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也

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
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耳今散為青苗

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
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鐵坐待鄰里逋欠之時

百五十四頁 補卷八 十二

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一
 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之期等
 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
 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赦海內非王道之舉也
 奏上謫監南康軍監酒稅時又有知陳留縣姜潛到官才
 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
 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令其屬按驗
 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山陰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
 石至是因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
 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
 乃尔吾與惠獨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
 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
 顧無足聽佃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
 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兌
 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
 帝因祖宗禦戎之要方平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
 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晦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

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用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安
 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
 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
 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
 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
 又曰王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陛下
 何不詰之帝頗采其言安石深惡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出判
 應天府

冬十月陳升之以母喪去位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

鎮上疏曰臣言不行
 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爲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
 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
 以爲御史御史其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李
 大臨蘇頌諫定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
 造邊事奉賊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
 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撫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
 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
 失其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

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蔽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之和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傲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十月夏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人寇大順城燕達敗之。十二月立諸路更戍法舊以兵遣還立保甲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

本路立保甲法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圍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大抵三者而已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

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其外則蕃兵也及帝即位論租庸之法而善之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亦無不可為顧難速成耳又曰人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并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曰以其所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勤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多為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言府兵與租庸調相須安石對曰今義勇士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今若練募兵而鼓舞河北陝西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則募兵之法誠當變革於是變募兵而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正又為一人為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

百一

皇朝通志卷之八

一

訓導錢紳

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聽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舍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蓋以捕盜賊相保任而肆武事也於是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于天下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第五等戶得免

以韓絳王安石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

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脩三司珪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行免役法於天下免役法行于開封府既罷衙前八

林旦曾布相繼主其事遂行於諸路於是兩浙提舉常平張靚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為帝言之帝問王安石既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不受諭安石對曰提舉官權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為順令散去帝知之詰安石安石對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夫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臺省鳴鼓邀駕侍眾僥倖則非所以為政未幾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問安石曰酸棗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帝嘗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聞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群訴必可免彼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從之帝乃盡用其言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臺諫多以訓導紳

徐得利

為言帝請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
豈獨規規恤遠近之人議論耶司馬光曰上等入戶自來
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
等入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
獨之人俱不免役也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者穀帛者民
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
也故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
稅不過穀帛不責民所無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
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
以為生乎是以免役法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
矣知長葛縣樂京知湖陽縣劉蒙皆折克柔卒以其弟克
以助役故投劾去職詔皆奪其官

行權知府州事

四年遼咸雍七年夏天春正月韓絳使神諤帥師擊夏

人于囉兀大敗之遂城囉兀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募府于

亥辛

軍復以神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任信之命諸將皆受
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嚴夏人于囉兀
大敗之因以眾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言
者以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
乞加旌賞詔粥廣惠倉田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
遣使撫問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為河北東
西陝西京東四路常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
平倉本錢詔從之

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院議科舉咸謂宜變法便判官告
院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

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
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
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
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
廢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
且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
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
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飲民財以養

訓導錢紳

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
 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
 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
 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者皆非也夫欲與德
 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以表俗若欲設科立
 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也以上以孝取人則勇
 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菲食凡
 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
 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
 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
 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
 喜曰吾固疑此得載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
 人材之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
 一道德則當脩學校欲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
 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
 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
 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
 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

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追仿
 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
 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
 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
 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
 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
 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
 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
 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
 同學究出身

詔治吏沮格青苗法者。三月夏人寇撫寧堡陷

之詔 諤潭州安置 諤進築永樂川賞通嶺二砦分遣都
 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
 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脩築各相去
 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
 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羅兀兵勢尚完諤在綏
 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

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
士沒者千餘人詔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
尋拜貶賀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始命諸州置學官率
州別駕給田十頃贍士初置
小學教授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韓絳免初絳與種諤謀出
達曰諤狂生尔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奏
達迫撓軍事召還之至是坐與師敗衄罷相知鄧州夏

四月以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光既歸洛自是開封府推

官蘇軾乞罷許之意軾自直史館判官告院及議貢舉與帝

軾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
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
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
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
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
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諫止之皆以新法不

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
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
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
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而創制置三司條例使
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
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名實驚疑創法新高吏皆惶
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
傳萬口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如罷條例司今
君臣宵旰以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帑出
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
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
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
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
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古揚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

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
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當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
後暴君汙吏陛下始豈能保之乎異日天下恨之國史書之曰
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
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
武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
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
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
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
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
淺深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
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
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
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
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
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
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

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立息外之得欲望
之厚豈可得哉惟陛下以簡易為法清淨為心而民德
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
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因宋必皆賢
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
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在亦知之矣自茲以
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自茲以
往習貫成風盡為執政私入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
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獨斷而克
獨斷專任執因試進士發策以晉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
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
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載向
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脚窮治無所
得載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法日以安石為侍御史判
事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
司農寺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石治當更化且言陛下

司農寺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石治當更化且言陛下

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
 所見寧州觀之知天下皆然識不世之良法願勿移于淳
 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
 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縮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主
 安石呂惠卿否縮對曰嘗一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
 卿賢人也還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云石致齋陳升之以
 縮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縮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
 使還耶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縮曰不樂為館職得無為諫
 官乎曰正自當尔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
 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
 之尋同知諫院時常平水判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而
 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縮以威衆故
 命有是五月高麗來貢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
 命真洪萬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選移牒福建願備禮
 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以供億腴厚
 之意王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翰林學士知開封
 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翰林學士知開封

附韓維乞罷許之

維知開封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弓矢
 之貴無錢買之加以傳感徙之戎邊父

子聚泣甚以為憂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
 日力可惜會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
 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
 上聞者安石執不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
 有或紛紛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益愚為人所惑
 動若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耶帝曰民言合而聽之
 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保甲法
 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
 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傳藏之人皆所不
 欲然臣不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漸指以避丁者不
 皆然也况保甲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
 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官則入諫勸然後使募兵相參
 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入諫勸然後使募兵相參
 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也惟陛

下果繼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陝西三路義勇如
 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
 以兄絳居政府力辭之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
 建立乞充其請乃復知開封兼群牧使仍為翰林學士會
 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
 殿中必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
 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
 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青州歐陽
 脩乞致仕許之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歲年六十即乞
 石惡之脩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
 琦為社稷臣如此入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矣
 留之安用乃以貶判亳州富弼官徙判汝州弼法行弼謂
 太子少師致仕
 貶判亳州富弼官徙判汝州
 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
 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使相移判汝州王安
 石曰弼雖貴猶不失富貴昔餘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
 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

脩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促成役書早
 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傲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
 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聖辟以考校既至院中
 脩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
 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聖辟以考校既至院中

諸路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又言孫迪張景溫體量
 不顧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皆不聽繪見時賢士多引去
 以避王安石乃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
 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晦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
 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
 五十而求散地陛下不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會
 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摯就職即奏言亳州
 獄乃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
 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入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
 戶使納役錢期會急逼人情惶駭復上疏言陛下有勸農
 之志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

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不有喜於敢
 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
 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其要曰上戶當少
 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無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
 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
 為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
 缺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繩槓也役人必用鄉
 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顧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
 則幣廢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
 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
 則有縱逸因事輒為搔擾也疏上會楊繪論提刑趙子幾
 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逼縣民致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
 下蕃於獄而自鞠之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因
 具助役之利一而難行者五其利以民驗田多寡輸錢無
 決射之患而難行者以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就募者非
 上著而有姦細田稅有少不同者長顧人則盜賊難止
 衙前顧人則失陷官物摯亦上言趙子幾摺撫賈蕃是欲
 箝天下之口乞按子幾挾情之罪於是安石大怒命知諫

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
 詰之璪辭安石怒出璪知蔡州而改命曾布為之布既作
 十難且劾繪摯欺誕心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且使各言
 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
 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
 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
 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
 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
 職也今乃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
 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
 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
 官考定當否如臣所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羸
 逐不報明日摯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
 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
 意以察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
 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
 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
 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

刑字在章敘

十一

刑字在章敘

之事與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
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
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濇混賢
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儂辨者取之為可用守
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
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
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巧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
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
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墜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
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
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
者論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嘗戲言春秋
如律舉不以春秋取士議取河湟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
至是帝命復之

○九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時詔監司各定所
部助役錢數利州

路轉運使李玘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州民貧地
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
侁議諭司農嘗有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
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翹以為相侁惡
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安石用事
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
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驟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
短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
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
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
以為難○募民粥坊場河渡新法開封府界及諸路坊場河
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
百九十一萬六千緡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以王雱
正有奇既而司農并祠廟粥之聽民為賈區其中
為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
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
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
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

士調旌德尉雋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雋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雋所作策論天下事者三十餘篇及雋注道德經錢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登絳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宗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雋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雋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之雋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貶同知諫院唐垆為潮州別駕弱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帝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嘗心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垆乃因百官起居日和陛請對帝令垆以他日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御

座前進曰臣所言皆不臣不法請對陛下陳之乃擢筴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河讀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不為安石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野僕且讀且目珪璉慙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如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垆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既而靈臺郎尤瑛言天陰星行失度宜退安石安石怒黜瑛配英州冬十月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持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

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
講書堂四詣主齋舍掌事者直廬始僅足用自主判官外
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
官奏舉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
外舍升內舍負二百內舍升上舍負百各執一經從所講
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
生薦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
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奏除官

同書

律令法中十二月安定郡王從式卒

立選人及任子出官試

通鑑續編卷第八

